

● 第二卷

联年
60 短篇佳选

苏联六十年短篇佳作选
第二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625 插页 2 字数 349,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6,700 册

书号: 10188·672 定价: 3.20元

目 录

觉醒.....	巴别尔作	鲍 群译	1
喀琅施塔得团的死战.....	维什涅夫斯基作	种 觉译	9
苏联的哥伦布.....	穆古耶夫作	非 琴译	21
伊凡·瓦基摩维奇，一个高水平的人	高尔卓夫作	许庆道译	56
财产.....	绥甫林娜作	曹国权译	77
塔尼娅.....	绥甫林娜作	严梅珍译	90
如此大方.....	伊利夫 彼得罗夫作	张永全译	116
盲人复明.....	卡哈尔作	顾生根译	122
一封投往永恒世界的信.....	雅诺夫斯基作	周敏显译	132
耶蓝之行.....	戈尔布诺夫作	娄自良译	140
火鸟.....	马卡罗夫作	非 琴译	172
女画家.....	卡里姆作	吴健平译	185
贫与富.....	法捷耶夫作	严梅珍译	188
三则英雄的故事.....	高尔基作	苍 松译	198
安全检查员.....	格罗斯曼作	倪 亮译	239
放风.....	盖尔曼作	草 婴译	251
《国际歌》.....	阿甫捷耶夫作	草 婴译	269
古老的传奇.....	利金作	严梅珍译	281

最后一枪.....	比安基作	种 觉译	291
来自涅瓦河的炮声.....	拉夫列尼约夫作	柳光青译	300
梅西多.....	法图耶夫作	章海陵译	324
季茆姐.....	梅更作	章海陵译	343
大水.....	戈尔巴托夫作	草 婴译	352
林中烽火.....	布宾诺夫作	陈复庵译	396
维佳.....	伊万捷尔作	翁 修译	415
书.....	萨雷哈诺夫作	于国畔译	444
这里将出现喧闹的城市.....	戈尔巴托夫作	翁文达译	457
别乔.....	库切罗夫作	吴健平译	486
作者简介.....			491

觉 醒

巴别尔

在我们圈子里所有的人——经纪人、小铺子老板、银行和轮船局的职员——都教子女学音乐。我们的父辈看不见自己的前途，居然想出了抽彩的方法。他们把孩子的命运作赌博。这种荒唐行径在敖德萨比别的城市更加普遍。不错，——最近十年来，我们的城里有几个神童登上了世界乐坛。在敖德萨，有米沙·艾尔曼、齐姆巴里斯特、加勃里洛维奇，在我们这里，雅沙·赫依菲茨也开始崭露头角。

当孩子满四岁或五岁的时候，做母亲的就把矮小虚弱的孩子带到扎古尔斯基先生那里。扎古尔斯基开设着神童培养所，培养那围着花边领子、穿漆皮皮鞋的犹太孩子。他在摩尔达维亚贫民区旧市场恶臭的院子里找到这些孩子。扎古尔斯基指示初学的方向后，孩子们就被送到彼得堡阿乌埃尔教授那里。这些身体衰弱、脑袋发育且有些肿胀的孩子，心里蕴藏着洪大的和声。教授把他们培养成为著名音乐家。所以我的父亲决定要步他们后尘。虽然我已经十四岁，超过神童的年龄，但是由于个子矮小瘦弱，可以把我说成是八岁。一切希望就寄托在这里。

我被领到扎古尔斯基那里。出于对事业的尊重，他答应每课收一个卢布——微薄的报酬。我的祖父列依维-伊茨霍克是全城的笑柄和点缀品。他头戴大礼帽，足登破靴子，在街上走来走去，解答疑难问题。人们问他戈比林^①式织花壁毯是什么样的，为什么雅各宾党人背叛了罗伯斯庇尔^②，人造丝是怎样制造的，剖腹产是怎么回事。我祖父都能回答这些问题。扎古尔斯基尊重他的渊博学问和狂妄，就向我们每课收一个卢布。他怕祖父而忙着张罗我，其实没有什么可张罗的。我的提琴上发出的声音好象锉铁屑。我自己听了这种声音也心如刀搅，可是父亲仍不罢休。他在家净谈米沙·艾尔曼，说是沙皇亲自免除他的兵役。据父亲说，齐姆巴里斯特觐见了英王，在白金汉宫演奏；加勒里洛维奇的父母在彼得堡买了两所房子。神童们给自己的双亲带来了财富。我的父亲安于贫穷，但是他需要名誉。

“不可能，”父亲请客人吃饭，客人们交头接耳地低声说，“有这种祖父的孙子是不可能的……”

我有另外的念头，在拉提琴练习曲的时候，我把屠格涅夫或仲马的书放在乐谱架上，一边乱拉，一边贪婪地看了一页又一页。白天我给邻居的孩子们讲杜撰的故事，夜里把它写在纸上。写作是我们家的祖传行业。我的祖父到晚年时精神有点失常，他一辈子写着名为《没有头脑的人》的小说。我步他的后尘。

带着提琴盒和乐谱，我每星期三次蹒跚地走过维特街（以前的贵族街），到扎古尔斯基家里去。那里有许多歇斯底里的爱激

① 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手工装饰织品，因一六六二年在巴黎戈比林区成立的著名法国皇家工厂而得名。

② 罗伯斯庇尔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专政的革命政府的首脑。

动的犹太人靠墙坐着，等待轮到他们上课。他们把提琴紧贴在软弱无力的膝盖上，提琴的长度超过这些将要在白金汉宫演奏的人。

音乐的殿堂之门开了。大脑袋、满面雀斑的孩子摇摇摆摆地从扎古尔斯基工作室出来，他们的脖子细得象花梗，脸颊上泛起癫痫发作似的红晕。轮到的孩子走进来，门砰的一声关上。他在隔壁拚命唱歌，那打着领结、棕黄色鬈发、两条细腿的教师在指挥。这位大抽彩的主持人使摩尔达维亚和旧市场的黑魑魑的小巷到处是弹拨乐和优美旋律的幽灵。经过扎古尔斯基教导以后再由老教授阿乌埃尔教他们把这种曲调奏得非常出色。

在这个学派里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和他们一样是小不点儿，但我从前辈的话中听得出另一种开导。

我很难迈出第一步。有一天，我背着盒子、提琴、乐谱从家里出来，还带着十二个卢布——一个月学费。我沿尼仁街走去，本来应该转向贵族街，到扎古尔斯基那里去。但是我不走这条路，却往上走蒂拉斯波耳街，不知不觉地来到码头上。给我规定的钟点在普拉克基卡港很快地过去。自由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在扎古尔斯基的接待室里再也看不到我。更重要的事占有我的一切思想。我和我的同学尼玛诺夫时常到“肯辛顿号”轮船上一个叫作特罗季伯恩先生的老水手那里去。尼玛诺夫比我小一岁，他从八岁起就在做世界上最奥妙的买卖。他是精通商业的天才，并履行一切诺言。如今他是纽约的百万富翁，General Motors Co.①的经理，那公司和福特一样资力雄厚。尼玛诺夫所以把我带去，因为我默默地依从他。他在特罗季伯恩先生那

①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里买走私进口的烟斗。这些烟斗是老水手的兄弟在林柯尔尼做的。

“先生们，”特罗季伯恩先生对我们说，“记住我的话，应当自来教育孩子……抽工厂制造的烟斗——等于拿灌肠器往自己嘴里塞……你们知道卞维努托·契林是什么样的人吗？……他是个行家。我那在林柯尔尼的兄弟也许可以把他的事迹讲给你们听。我的兄弟不妨碍任何人过活。他只相信，孩子应当亲自教育，不依靠别人……我们不能不同意他的意见，先生们……”

尼玛诺夫把特罗季伯恩的烟斗卖给银行行长，外国领事，有钱的希腊人。他在烟斗上面赚了百分之百。

林柯尔尼工匠的烟斗含有诗意。每个烟斗中都蕴藏着思想，一点一滴的永恒。烟嘴闪耀着黄色的小孔，盒子里垫着缎子。我竭力想象这个不合潮流的最后的烟斗匠米修·特罗季伯恩在古老的英国怎样过活。

“先生们，我们不能不同意，孩子应当亲自教育……”

堤边的激浪使我同弥漫着大葱气味和安于犹太人命运的老家愈来愈疏远了。我从普拉克基卡港迁移到防波堤那边。从海滨街来的孩子就住在那边一小块沙滩上。他们从早到晚不穿短裤，潜伏在舢板底下，偷椰子当午饭，等待载西瓜的小船从赫尔松和卡明卡慢慢地漂来，这些西瓜可以在码头上砸开了吃。

我的理想是学会游泳。对这些晒成青铜色的孩子们，我不好意思承认生于敖德萨的我到十岁还没见过海，而且到十四岁还不会游泳。

我学习必须学会的东西是多么晚呀！在幼年，拘泥于希马尔派的教义，我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长大了，开始爬树。

看来游泳是学不会的。我的祖辈们——西班牙的犹太教牧

师和法兰克福的钱商——的恐水病使我直往水底沉。水不让我浮起来。我遍体伤痕，灌饱了咸水，回到岸上放提琴和乐谱的地方。我舍不得犯罪的工具，总是把它随身带着。我的恐水病一直到那个地方的水神——《敖德萨新闻》的校对员叶菲姆·尼基季奇·斯莫里奇怜悯我时才消失。这个人的力士般的胸膛里有着一对犹太孩子的怜悯心。他是一群患佝偻病的孱弱儿童的头目。尼基季奇把他们集合在摩尔达维亚的一所臭虫很多的房子里，领他们到海边，挖沙土，同他们一起做体操，潜水，教他们唱歌，在直射的阳光下晒得热辣辣的，给他们讲渔夫和动物的故事。成年的尼基季奇说自己是自然哲学家。犹太孩子听了尼基季奇的故事笑得要命，他们尖叫起来，象小狗似的表示亲热。阳光把浮动的斑点，蜥蜴色的斑点洒在他们身上。

老头儿在一旁默默地观看我单独和波浪搏斗。他看出我学不会游泳，毫无希望，就把我当作他经常关心的对象之一。他那快乐的心始终和我们在一起，一点也不骄傲、吝啬，而且无忧无虑……他有着红铜色的肩膀，稍显衰老的斗兽士般的脑袋，晒成青铜色的、有点弯曲的腿，他躺在防波堤外，躺在我们中间，好象是漂着西瓜和汽油的海水的统治者。我象患歇斯底里病和头痛病的孩子特别爱大力士那样爱上了这个人。我不离开他，很想为他效劳。

他对我说：

“你别瞎忙……你要使自己的神经健全起来。游泳自然而然会学会的……水不让你浮起来，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不让你浮起来？”

尼基季奇看出我很依恋他，他对我这个学徒也另眼相看，叫我到他那清洁、宽敞、铺着席子的顶楼上作客，把自己的狗、刺

猬、乌龟和鸽子给我看。我把前晚写好的悲剧带给他看，作为对这些财富的交换。

“我也知道你在写东西，”尼基季奇说，“你的看法是这样……你没法看到更多的……”

他看完了我写的东西，耸耸肩膀，用手把灰色的鬓发抚平，在顶楼上踱来踱去。

“应当认为，”他拖长声音、一字一顿地说，“你有一点天才的火花……”

我们走到街上。老头儿站住了，用手杖使劲敲人行道，凝视着我。

“你缺少什么呢？……年轻不要紧，再过几年……你缺少的是对自然界的感受。”

他用手杖把树干发红和树冠低垂的一棵树指给我看。

“这是什么树？”

“我不知道。”

“这灌木上长着什么？”

“这我也不知道。我同他走过亚历山大罗夫大街的小花园。老头儿用手杖指点所有的树木，当鸟儿飞过的时候，他抓住我的肩膀，叫我听其中一只鸟的声音。”

“这是什么鸟在叫？”

我什么也不能回答。树名和鸟名，它们分成几类，鸟往哪儿飞，太阳从哪方升起，什么时候露水多——我一概不知道。

“你还敢写东西吗？……人没有象岩石或动物那样生活在大自然里，他一辈子写不出两行有价值的句子……你描写风景好似写舞台布景。真是岂有此理，——你的父母十四年来净想什么？……”

他们会想什么？……想拒付期票，想米沙·艾尔曼的独家住宅……我没有把这想法告诉尼基季奇。我默不作声。

回到家里——吃午饭的时候——我没有碰一下吃的东西，咽不下去。

“对自然界的感受，”我想，“我的天，为什么我没想到这一点……哪儿去找一个能给我讲解鸟声和树名的人呢？……关于鸟和树，我知道什么呢？当丁香开花的时候，我能够辨别它。辨别丁香和金合欢。杰利巴索夫街和希腊街上到处栽着金合欢……”

吃午饭时父亲讲起雅沙·赫依菲茨的新的事迹。原来他还没走到罗宾街，就遇见雅沙的叔父敏杰尔逊。敏杰尔逊告诉他雅沙演出一场得了八百个卢布。算算看——一个月开十五次音乐会是多少？

我算了算，一个月一万二千。我一面把十五乘八得出的数字记在心里，一面望了望窗口。我的音乐教师扎古尔斯基先生披着被风轻轻地吹开的斗篷，棕黄色鬃发从软帽下边露出来，拄着手杖，从水泥地的院子走来了。从我把提琴放在防波堤边沙滩上的时候起，已经三个多月过去了，他到现在才发现我不去学琴，不能说他发现得很早。……

扎古尔斯基走近正门。我急忙向后门奔去——头天晚上为了防小偷把后门钉死了。于是我把自已锁在厕所里。过了半个钟头全家的人都聚集在厕所的门旁。女人们在哭泣。巴勃卡用肥胖的肩膀在撞门，大声号哭。父亲沉默着。后来他说起话来，声音那样低微而清晰，他生平从来没有这样过。

“我是军官，”我的父亲说，“我有领地。我会打猎。庄稼汉付给我地租。我把我的儿子送到武备中学。我用不着为我的儿

子操心……”

他不作声了。女人们气喘吁吁。后来厕所的门受到剧烈的碰撞，父亲全身撞门，他奔跑着猛冲过来。

“我是军官，”他号叫，“我会打猎……我打死他……大不了……”

门钩脱落，还有门闩，勉强挂在一个钉子上。女人们扑在地板上，她们抱住父亲的两腿；他死命挣脱。在一片嘈杂声中，老太婆——祖母——及时赶到。

“我的孩子，”她用犹太话对他说，“我们灾难深重，无边无际。我们家里只缺少血。我不愿在我们家里看见血……”

父亲呻吟起来。我听到他走远的脚步声。门闩挂在最后一个钉子上。

我在我的堡垒里一直坐到夜晚。当大家都睡下的时候，巴勃卡阿姨领我到外婆家去。我们的路程很远。月光落在不知名的灌木上和树上……看不见的鸟叫了一声就不响了，大概是睡着了……这是什么鸟？叫什么名字？每晚都有露水吗？……大熊星座在哪里？太阳从哪个方向升起？……

我们在邮政街上走。巴勃卡阿姨紧握住我的手，不让我逃跑。她是对的，我想逃走。

一九三〇年作

鲍 群 译

喀琅施塔得团的死战

维什涅夫斯基

传说他们是一千人，又说是两千人，三千人。但是他们究竟多少人，并没有人明确地知道。

据我后来了解，他们是一千八百八十五人。他们的心是齐的，他们的外貌象波罗的海沿岸的松树那样，都是相象的。他们向港口投过告别的一瞥，跨着豪迈的步伐经过喀琅施塔得的铁锚广场，开往陆上遥远的前线。英雄们的花名册上写着：“喀琅施塔得海军第一团水兵”。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这个团驻扎在乌拉尔库兹涅佐夫村附近。半夜里，西伯利亚的白匪来攻打水兵们。休斯式电报机嘟嘟地响：“敌人以近六千的兵力在喀琅施塔得团地段发起进攻……”

“哈哈，玛尔富莎，把茶炊摆好，客人来了！”

“西伯利亚的坏蛋们，不让人家好好睡觉……”

“把他们剁成肉酱！”

“揍他们！”

雪地上拉开散兵线……传来命令：

“瞄准。没有命令不准射击……”

原来如此。那么，让他们走近了，对准了打。夜里有月亮，——很方便。因为在雪地上什么都看得分明。

西伯利亚人来了。水兵们望着说：

“他们这是赶着进天堂……”

“走得很不错，真的！”

机枪手们忙着把烟抽完，因为待会儿没工夫了：要作战，而且还会被打死。

烟很少，第二个机枪手央告道：

“留下二十^①，好吗？”

他吸了一口。第三个又央告道：

“我申请四十……”

第三个吸了一口，烟卷烫着手指，不好拿了，但是我们的人都是机灵鬼，有办法：把烟头挑在尖尖的火柴梗上，凑在嘴边吸，——这样也够吸上两口。朋友，干什么事情都得会动脑筋。

政委打气道：

“弟兄们，要守住这块土地。把根扎下去，象树那样长起来。”

西伯利亚人来了……

“怎么样，给他们奏乐吗，啊？”

“慢着。别忙。那样他们会卧倒……”

水兵们彼此扭着玩：

“米沙，为了安全起见，也许您还是把党证交出来保管吧？”

米沙瞟了他一眼，说：

① 大概是指纸烟的长度，如二十毫米、四十毫米之类。——译者注

“这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代表老板胡说？”

“米沙，问得好古怪。老板都已经被消灭了。（声音立刻改变）啊，西伯利亚人靠近了……那儿，瞧，米沙！”

“我看到的……”

西伯利亚人迫近了；他们成散兵线奔跑前进，间隔三步的队形。大家都不吭声。寂静。这时，有一个人的牙齿开始打颤。听见雪地上沙沙响。水兵的指挥员们都是久经战斗的老军人，用眼睛一扫，心里就有数了：必须先发制人，在西伯利亚人没喊“冲呀”之前，先干他们一下。喊着“冲呀”跑来比较容易，假使先抽他们一鞭子——他们进攻起来就要困难得多了。

战士们伏在雪地上，左胳膊肘在身下钻成个小坑。有人无可奈何地松了扳机，免得比别人先开枪。团里一条狗，是从巡洋舰上带来的，低声吠叫起来。被呵斥了一声，不响了。从后备队捧来几把热茶壶给机枪手们：要把机枪的外壳暖一暖。这时候，侧翼叫道：“看准敌人！瞄准。全连——放！”

一个老军士下达口令——就象一九一三年他在伊萨基教堂旁边练兵场上那样。

“全连！”

我们等待着……沉住气……

“开火！”

哎哟，劈劈啪啪一阵响！啊，子弹好象雨点！枞树上的雪纷纷落下来……

但机枪手们等待着。把枪头上沾着白雪的“马克沁”荫蔽起来。快，走近些，高尔察克匪帮！

“我们打你个反包抄。”

西伯利亚人呜呜叫起来。“冲——呀！”有点儿不带劲……

“开火！”

水兵们一阵猛打。

“把机枪口张开些，扫射！”

西伯利亚人隐蔽了……

“尝着味道啦！”

“往哪儿钻，这儿不是你们来的地方……”

四面静悄悄的……

时间慢慢地过去。九次冲锋。

西伯利亚人把水兵团包围了两昼夜，迫使它后退。水兵团转移，占据一个环形阵地……仍旧被包围着……两昼夜过去了，十二月十九日，西伯利亚人准备作第十次冲锋，我们开始把榴霰弹直倒过去。

弟兄们在散兵线里喊：

“卫……生……员……”

“担架……”

回答是：

“卫生员都在散兵线里……”

第六连里每人只有七发子弹了。当你在包围圈中的时候，这是不够的。忽然有人喊：

“喂，谁去拿子弹？”

大家抬起头来……是谁在喊？

伐西亚回答道：

“子弹有的是。谁跟我一起去？把死人身上的子弹收来……”

他还指了指白匪。雪地上，二百步开外，满地的子弹拿不完。

“得了吧，会收拾你。那儿专等你……”

伐西亚说：

“米沙，不用说，您向土拉要了一车厢子弹，您是不必担心了，有两个机车头火急地替您把这一车厢拉来。”

米沙伏在那里不作声。

“米沙，您不愿意说话？不敢去，是吗？”

米沙不作声。伐西亚站起来，向他那边走去。同去的还有四个人。可是米沙伏着不动。指导员说：

“我从来不认为米沙不行，可是现在他不肯去……”

“公社社员！”

可是米沙伏在散兵线里，静静的不说话。他受了重伤。

散兵线里议论着：

“我们能坚持到船上升旗的时候吗？”

“不行。”

“会加紧进攻……”

“听说援兵已经来了……”

“哎呀，临别纪念，我真想抱一抱十七八岁的小老太婆……”

伐西亚在雪地上爬。爬到了。一个大胡子的士兵扒在那儿，一只手张开在一边，铝的戒指闪闪发亮。脑袋歪在一边。眼泪冻结了。伐西亚和他说话：

“喂，大胡子傻瓜。已经是大人啦，到这里来干吗！”

伐西亚顺便低声叽咕着：

“睡吧，我的小乖乖，上帝保佑你睡得甜甜的……”

他一面取下死人身上的子弹，一面说：

“高尔察克在那儿喝糖茶。你这死人，在这儿挨冻。（数子弹）一发，二发，三发……十发，还有面包……你的问题解决了，